



朱跃军

侗寨庖汤蕴新意

过了腊八就是年。汽车刚刚驶进芷江侗族自治县禾梨坳乡古冲村时,一阵阵细微而执著的花香扑鼻而来,循香四望,原来近旁几株腊梅树正盛放着淡黄色的花蕊,仿佛一张张笑脸欢迎我们到来。

尽管刚刚经历了寒潮侵袭,侗寨古冲村里却依然一派热闹欢喜的景象。村党总支书记龙四清大姐,还是那么热情爽朗,正带着五六个村民在烧开水,摆案桌,没有等我们到场就开始杀年猪、煮庖汤了。龙大姐在古冲村担任村党总支书记已经18年,还是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和省妇联兼职副主席。在她的带领下,古冲村半数以上人家的土坯房已经换成了青砖楼房。如今电商进村,网上农产品销售大有可为,去年1200万公斤柑橘销售一空。村集体两年两库生产总值超过数百万元了,侗寨村民的生活越来越红火,大家对龙四清大姐也是信任有加。

“快来,你们再晚到有得吃也没得看咯!”见到我们,龙四清大姐半嗔半笑地招呼道。

一

杀年猪,打糍粑,不仅是侗乡迎新年的习俗,我老家也是如此。到了腊月,哪怕再苦再累,家家户户都会各出绝招,改善生活,调整状态,祈祷来年的幸福。

每到腊月,我母亲就会反复叮嘱:“过年了,要讲好话,不可以生气。”一旦讲不吉利的话被母亲听见,她会睁大眼睛瞪你,但不会像平常那样骂人甚至打我。父亲则会想方设法弄些鱼和猪肉回来。大年三十吃团年饭,鱼摆在桌子上不吃,留待正月吃,父亲说这样可以年年有鱼(余)。做红烧肉时,父亲会多放一些盐、酱油和水,说可以让我多吃几天肉汤。

“去打糍粑咯。”乡党委书记罗建军喊我。“好啊。”我一边答应,一边收起思绪,跟着罗书记往外走。

这里打糍粑选用的糯米,是古冲人自己种在高山冷水田里的糯稻。米粒白净均匀,粘性强,经过长时间浸泡,吸足了水分,上锅用大火煮熟,再将煮熟的糯米饭,放进石臼里,反复捶打,糯米的黏性充分激发以后,定型成巴掌大小的糍粑。

“罗书记,来过把糍吧。”一位村民扬着手里的木槌朝我们喊道。

这是一栋四缝三间三层的青砖瓦房,院子里,几个村民正围着石臼,你一下,他一下地打糍粑。

罗书记从石臼旁的水桶里拿起一个木槌,熟练地在水桶里捣几下,在石臼边站定;我学着罗书记,也拿了一个木槌站

到了石臼另一边。这时候,一盆热气弥漫的糯米饭倒进石臼:“打糍粑嘍!”喊声刚起,罗书记和我便挥动木槌,你来我往地打起了糍粑。

本以为蒸熟了的糯米饭很容易捶打,没想到我才打了十几个来回,就手脚酸软,打不动了,一个后生仔及时替换了我。后来我才知道,打糍粑一定要趁热,糯米饭凉了就回生,打出来的糍粑硬性还会硌牙。怪不得罗书记和村民打糍粑时,木槌一起一落,既凶狠利落,又快又脆;石臼里的糯米被击打得啪啪作响,不一会儿,一粒一粒的糯米饭被打成洁白黏腻的糯米团,揪坨、压扁、调圆之后,一个个柔软绵香,晶莹剔透的侗家糍粑就做成了。

三

“好香呀,这庖汤手艺不错耶。”走进院子的厨房,满院肉香飘逸,有人忍不住赞叹起来。

原来是村里的江贤梅正在做侗乡煮庖汤。这是流传已久的风俗,尤其是湘黔一带的侗家,每到年关,通过煮庖汤,一方面邻里相聚,促进人脉亲情;一方面也体现偏僻乡野人力受限,大家抱团扶持的生活智慧。

正在帮忙的村民周东方说,村里有300多人靠外出打工谋生。去年疫情暴发,大家窝在家里,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幸亏政府及时安排专列,送大家到打工地赚钱,这才度过了危机。周东方大哥在浙江打工,一年收入8万元,家里的1000多棵柑橘树又收入了2万多元,他说,2020年虽然很艰难,但很知足。搭帮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得知村里杀年猪,他特意赶过来帮忙。

煮庖汤只摆了三桌,二十几位乡亲好友围坐火塘,喝庖汤,饮米酒,话发展,酣畅淋漓间,村民吹起了竹笛,众人情不自禁地唱起自编的歌曲《记你的好》:

喝着井水记得挖井人的好,
坐着火车记得修路人的好,
江山多娇记得共产党的好,
……

火塘里火苗正旺,歌声飞出屋外,梅香正浓的侗寨,人们对党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由衷拥护,充分表达了脱贫致富、奔向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喜悦之情和感恩之心!

一生之师

游宇明



时光最是性急,不打一声招呼,就将大段大段的日子强行收了回去。鼠年闹腾地过去了,时光将镜头切换到了牛年。

真没想,我会在书房里以这种隔着时空的方式与曾经朝夕相处却又离别多年的牛骤然相遇。

10岁开始,我就给生产队放牛。那时,生产队里的大人一般是不会放牛的,他们得干挖土、犁田、插红薯、施肥、割麦之类的重体力活,放牛这种清闲事是留给队里的孩子和我的细公的。细公背驼,做别的事不方便,放牛却特别敬业,为生产队放了几十年牛,放得所有人都竖着大拇指点赞。我们这帮孩子呢,每天除了上学,就是人水摸虾、爬树偷果、上房揭瓦,大人觉得不好管,让生产队的牛栓一栓,也算是给自己省了心,再说,替生产队放牛,一天记三分工,可以为家里挣一毛钱。这点收入在如今不值一提,在那个低收入时代却不无小补。

放牛时间分早上和下午,这多半是为了适应我们的学习节奏。我读小学时,学校离家只有20分钟路程,又要上午9点钟才上第一节课,早晨有大把空闲。我们一般是早上7点左右去放牛,8点左右将牛赶回来,吃了早饭再上学。下午一点多便会放学,回家吃午饭不会超过两点半,那时我们也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吃了饭就会去放牛,天气暗了才会回家。放牛迟了或回来早了,即使父母不说,其他社员也会骂人。

要看守的是一对大水牛。水牛来自江西,相貌类似,估计是姐弟。它们背型特别舍得下力,凡是难犁的田基本都是它俩承包,历任队长都将其看得心肝一般。这对大水牛还算听话,只要山坡上草料充足,它们整个早晨或下午都不会乱走,埋头吃一阵,就轻轻哼几声;再吃一阵,再哼几声,很像人心情好了,忍不住要唱唱歌儿。如果山坡边有青葱的小麦、禾苗、红薯藤,它们便有些不安分,一双大眼睛溜溜地转,我瞥一眼就知道它们在打着坏主意。每当这种时候,我总会飞速站到庄稼边,只要水牛一靠近,就用竹枝狠狠抽它,牛自然也知趣,挨一棍子立即会退回去。最怕的是山坡边四处是庄稼,这样,你怎么守都没用。为解此难题,我经常将牛赶向六七里远的一片大山,那里石头多,石头与石头之间又有大片草地,庄稼比较少,放牛相对轻松。如果约了同伴,还有时间玩玩打纸板、跳房子的游戏。

动物都有七情六欲,牛也不例外。牛彼此的联系方式就是长声吼叫,连续不断。一头牛在某个山头吼叫了,另一头牛会作出回应,回叫短,则表示自己不去,吼了之后,牛们依然会低头吃草,这自然是放牛娃最开心的时刻;回叫长,则是告知对方马上就来,一旦叫过,牛们双腿腾空,逢山过山、遇水涉水,十步九跳;如果牛们赴的是爱情之约,它们的速度更是快得如闪电一般,三五分钟就将放牛人远远甩在身后,我们的小腿怎样使劲都追不上。

我今年50多岁,离当年的放牛生活已是40多年,依然记得水牛狂奔时自己那副泪流满面、手足无措的模样。当年,我对牛的狂奔简直恨之人骨,现在觉得这其实是牛在提前给我上人生课,它告诉我做事不能看喜欢,还要看需要,生命不只有顺境,还有逆境,放平一颗心,便有人生的晴天,只是孩童的我不能很好理解了。

牛其实是我最为无私的乡村老师。

彼岸

何映章

过些天就要过年了。街上的行人日渐地稀少起来。大家的心里,都在奔着过年的日子在赶了。

趁着还未下雪,我带上昨晚在超市选购的两副春联和“福”字,提了一盒浆糊,捎上一袋大米,决定去老李家走一趟。这些年,都习惯年前去一趟,主要是去看看情况,帮他贴好春联,顺便整理一下院子,增加一点喜庆热闹的气氛。

老李是我在滨湖新村结对联点的对象。他家里三口人,爱人腿部残疾,出行靠轮椅,女儿因小时候发烧医治不及时,导致智力和下肢二级双重残疾。

我在2018年与他结对子。他家的基本生活全部需要老李照顾,花甲有五年的年龄,也不能外出务工。当初看他家有田有土,想要他养一点猪、羊,但因为兴马洲属于湘江水源区域,禁止圈养,只好作罢。

像老李这样的家庭,大都只能依靠政府兜底进行脱贫。在脱贫攻坚发起的当初,村里就把他家纳入了建档立卡户。我结对的这几年,立足实际,及时为他申请一些困难救助资金;今年为他申请了一万元的房屋改造帮扶资金,修缮了漏雨的屋顶。平时在走动看望的时候,带点物资。几年下来,算是走成了亲戚。

好在建档立卡户,医保报销这一块政策好,他家里暂时没有大额的支出,一般医疗看病也还能承受。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在开展“回头看”工作时,我专门帮他算了一笔账,养老金、低保金、残疾人两项补贴、产业扶贫项目分红等加起来,附带着有点慰问金,全年家庭收入总共有两万元左右,算是达到了脱贫的标准。

单位距兴马洲渡口,有将近20公里。冬天的风有点刮得人脸疼。渡口的敞舱船每趟都要等上一等,时间没有一个定数。春夏两季,过江能感受到微风拂面的凉快,秋冬季节,就只能听任江风在脸颊两旁毫无顾忌地撕扯。庆幸从码头到洲上水面不算太宽,忍一忍就到了。

下了船,村部的扶贫专干小周等在渡口。赶到老李家,他正在门前菠菜地里锄地。看到我们,连忙小跑回家来给我们泡茶喝。随他走到厨房,看到窗户极干净,问他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过年了,他说提前进行了扫尘,免得你们来又得帮忙搞,也备了一些年货,过年就吃你们疫情期间送的袋装米。我说搞卫生也是应该,把年过好,吃好一点。

喝过热茶,有了活力,把贴春联的来意说明,他立马搬来了梯子。我折根树枝自制了一个浆糊刷,叫小周打下手,爬上梯子给他大门贴春联。他女儿穿着厚厚的大红袜子,扶着椅子在

旁边站着看,咧开大嘴笑着,妻子坐在轮椅上,说着一些感谢的话。

我说希望你们一家能像春联上的祝福语一样,全家和顺,百业兴旺,都开开心心的。

老李说搭帮现在党的政策好,干部落实到位,“两不愁三保障”让老百姓后顾之忧。实在是要感谢大家的帮助。

贴好春联,老李两口子拿上亮红的“福”字,我们一起在门前用手机照了一张相,红火的场景让人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历经8年,党中央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啃下了最硬的硬骨头。前不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指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设立脱贫攻坚五年过渡期,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滨湖新村,一定会迎来振兴的光明前景,老李一家,也一定会过上美好的生活。全面小康社会,没人会掉队,幸福美好生活,没人会缺席。

离开老李家,经过一处转弯,兴马洲临江的岸边,有几丛腊梅举起了米粒大小的红花苞,在冬寒中招展。

等船的时候,站在洲边的码头眺望,远处江上南北两座跨江大桥映入眼帘。

彼岸,其实并无阻隔。有牵挂,有温暖,也有希望。



给军烈属拜年

王胜芳

上世纪70年代,给军烈属拜年,是家乡当时的公社和大队最重视的一项官民结合的活动,记录了当年爱国拥军的光荣传统,反映了“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良好社会氛围,也是我难以抹去的童年的美好记忆。

当时我们大队共有8个生产队,由一条圩街串起,街呈南北走向,足长二公里,房屋分布在街道两边,以街为轴线上千人口集中而居。

给军烈属拜年,以村为单位组织,年前由公社布置,有时公社干部也下到大队参加拜年活动,大部分春节由大队支书和民兵营长等大队干部出面,逐户拜年。享受拜年待遇的是抗美援朝烈属、现役军人家庭,每年稳定在十来户。恢复高考前,农家子弟要有出息,只能走当兵这条路,到了部队,能提干当上军官的两到三人,大部分三年后复员回家务农,但这部分人在部队见了世面,不少成了大队、生产队干部。现役军人,军装有个简单的不同,战士是前胸左右两个口袋,提了干部,下面左右边各加一个口袋,四个口袋。不管提不提干,能参军入伍,军人本人和全家都有一份光荣和神气,在村子里是做得起人的人家。军人家庭门楣上常年都挂了“军属光荣”“烈属光荣”的匾额,红底黄字,十分醒目。

给军烈属拜年,大年初一大清早就开始,

有时还敲锣打鼓,村干部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大堆大人小孩,上门要放很多鞭炮,响动是很大的,给足了军烈属家庭面子。每到一户军烈属家庭拜年,领头村干部都要当众讲几句话,亲切慰问和祝福,以表达对卫国参军者、对军人家属的崇敬感谢之情。军烈属家庭代表面对这样热闹的场景,十分激动,也要讲话答谢,感谢党和政府关心军烈属,并表示要写信告诉部队的儿子安心服役,将大队重视军属的情况报告部队首长。这种“军爱民,民拥军”的生动宣传何尝有效!

给军烈属拜年,这也是我们小伙伴们最兴奋的一天,因为鞭炮放得最多,我们可以踩抢到更多鞭炮,而后又自由自在跑遍村子慢慢燃放。我对军烈属家庭住什么地方了如指掌,总是提前打探拜年队伍行踪,不管天寒地冻,晴天雨天,加入其中。

十多户军烈属,每家每户我都这样跟着抢鞭炮,常常忘记了给亲戚拜年。有一次,长串鞭炮还正在炸响,我与几个小伙伴一哄而上,争抢着将之踩熄,谁知一个威力不小的电光炮从我后脖子衣领钻入背部贴肉炸响,痛得我跳起来跳个不停,至今还留了一个堪作纪念的小疤痕。

时间过去数十年了,现在我们不一定要采取当年拜年的方式来表达对军人及其家人的尊敬,但无论何时何地,这种“一人参军、全家光荣”良好社会氛围的持久营造,仍十分需要。

吴诗新韵

乡愁(外一首)

沈云霞

幽深的山谷
青烟相映成趣
太阳洒下一片金色的光芒
把村庄揽进怀里
斑驳的土墙
将沧桑刻进光阴

从温软的乡下跋涉到冰冷的城市
远离季节与农事
远离低矮的屋檐
与春燕衔泥而归的黄昏
在风雨里颠簸岁月里踽踽
一晃便是半生

月光酿了一夜的酒
将眷恋藏匿于时间深处
在每一个清晨与黄昏
撒落思乡的种子
乡愁
跌入疼痛的土壤

冬日已悄悄别离

满树的白
在一点点消融
不必怀疑它的过去与未来
不必介意它是否来过
冬日已悄悄别离

春风拂柳
红梅低垂
与路过的冬一起枯萎
烛火躲在黑夜深处
为缺失的月色惆怅
烛光摇曳
燃尽最后的忐忑

张强勇

雨雪轻飘,空山鸟静。
冲锋衣、冰爪鞋、登山杖,一路向上,攀登熊山。雾霭缭绕,山路蜿蜒,琼花抱枝、珊瑚结杆,观雾景、赏雪松。

熊山在湖南省新化城北,是县城海拔最高的地方。初冬时节,轻寒袭来,鸟声藏在密林深处啾啾难寻,虽是冬季,也不见萧条。茶与竹、枫与松,如道道浓墨顺着起伏的山丘逶迤而去。竹林与茶林相互交错,联接出场,用生动和美妙注解着这里的冬天。

细细麻麻的冬雨开始飘洒,落在窗台上,落在树叶间,落在行人身上。还没来得及落到地上,就停在了低矮的灌木丛中,杜鹃树,花与叶已然凋落,留下光秃秃的树干和枝丫;冬茅草,被苍劲的冬风吹得东倒西歪;毛竹林,温湿地拥抱着在一起,矮矮的,软软的。冬雨倚伏在杜鹃的树枝上,牵拉在冬茅草的茎秆上,停留在毛竹林的叶面上,彼此间怀着希望。

冬雨下得不大,但是很绵长,往往三五天不停,空气中弥漫着寒冷的湿气。深夜,气温骤降到零摄氏度以下。熊山的细雨雨丝变成了漫天飞舞的雪花,有一部分雪花落到地面上化成了水,还有些雪花飘在杜鹃树上,飘在冬茅草上,飘在毛竹林上。夜越深,气温越低,雪花被树枝上的水珠黏住,冻结,越积越厚,于是便形成了雪凇。庭院里,道路旁,山林中,只要有灌木丛的地方,就有了雪凇。树干上、枝条上、丫杈上,挂满了洁白的雪花,甚至连屋外的房檐、站立的路灯都被雪花一同打扮起来。

寒风冷雨里的熊山,草砂路上早就结起了一

熊山雪凇



层薄冰。倘若你是初来熊山看雪凇,或者是没有经验的游客,走在上面,还只刚刚迈开腿,一个趔趄,就会摔一大跤。有经验的游客会走山间小道,踩着湿湿的被泥土冻结的路面,“咯吱”“咯吱”的踏雪声打破了熊山的寂静,却并不会惊扰游客欣赏雪凇的好心情。

雨雪凝结枝丫,晶莹剔透,犹如白色的珊瑚缀满枝头。冰雨包裹着的雪凇里,有微微的暗红,那是还未凋谢的花蕾、花蕊。被雪凇挂挂着的,一丛丛、一束束、一簇簇的灌木和草丛,有如身着白色铠甲的战士,威风凛凛,气宇轩昂。我们穿行在雪凇之中,俏皮的孩子们会拍打着雪凇,冰碴飘散到空中,飞溅到我们身上,和呼出的热气融合在一起,让周围都变成白蒙蒙的一片。置身在冬景中,顾不上抖落身上的冰凇,不忍喧闹,想用心尽享这难得的宁谧,欣赏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绵绵熊山,洁白静逸,雪凇笼罩。这是雪与雨的杰作,熊山的雪凇因此多了一份细腻,多了一丝娟秀。天地间蒙上了一望无际的苍茫,远远的山际间如一丝长长的海岸线,脚下的山峰成了银白色的“沙滩”,偶尔有一两个峰顶露了出来,如大海中的小岛屿。一眼望去,整个景观犹如是开在冬日里的水仙花,扮靓了整个熊山。

雪凇的生命是有限的,也许它本来就看得很淡,只待阳光徐徐照耀着,悄然落去,化作一汪碧水流淌在大地的怀抱。我想,每年熊山上的杜鹃花开得那样的绯红与艳丽,是不是因为熊山的雪凇滋润了土壤?

萧瑟冬日,雪凇晶莹。一个耀眼夺目的灿烂,一个转瞬即逝的轮回。